

◎
I
D
A
I
S
X
Z
G

形上之思

朱德生◎著



2

期待思想
系列

辽宁人民出版社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 期待思想系列 ·

形上之思

朱德生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上之思/朱德生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8

(期待思想)

ISBN 7 - 205 - 04958 - X

I. 形… II. 朱… III. ①人学 - 研究②辩证法 - 研究
IV.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726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606 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17 千字 印张:5 $\frac{3}{4}$ 插页:4

印数:1-2,000 册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朱 枫

版式设计:王珏菲

封面设计:耿志远

责任校对:刘再升

定价:12.00 元

期待思想

思想和语言是人类灵性之所在。很难想象，缺少思想和语言的人类存在和人类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然而，人类的思想决非某种高深莫测的心灵气象，毋宁说，她不过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世界以及生活本身的思考而已。因之，无论是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若有所思，还是哲学家对天道人道的玄学反思，都具有人类的思想意义。重要的是，思想需要共享，而思想的共享必赖于语言交谈——直接话语的，或间接文字的，抑或其他表达方式的。但无论以哪一种方式来交流思想，都必须保持思想的自由和思想交流的自由，这是人类作为思想或灵性之存在的根本。

自然，人类的思想不应该被理解为主观任意的心理臆测或情绪盲动之所为。健全的思想是理性主导下的智慧洞识。她需要想象，也需要理智；需要智慧的自由畅游，也需要理性的逻辑约束；需要独立沉思，也需要相互对话和反复辩证。故尔，沉思与辩理、乘虚而求真、理性且智慧……当是人类思想的本义。思想以明理为归宗。而欲明思理，思辩端不可少。真理在辨析和辩论中浮现，在生活实践中验证。所以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把辩谈和辩证视之为真知确见的“助

产婆”。

辩谈“助产”思想。作为人类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基本方式，语言至关重要。当人以类聚，语言既不可避免，更不可或缺。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的)存在之家。”这意味已不独思想，而且也指向了人类存在意义的显现本身。因此，表达或传达真思想的语言应当是贴切人们生存和生活的。高谈阔论未尝不可，但侃侃而谈可能更显亲切。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如此妙哉！

思想者的独白或沉思是思想者自由思想的权利，神圣而不可侵犯。思想的交流与对话是思想者的本职和天命，灵透而悠远，沉重却欢乐，其魅力难以抗拒。倘使健全之思想与富强之表达融为一体，则思想与思想者的生命也就显出鲜活、灵透、强劲、持久、甚至伟大。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呼唤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和思想者，期望从她们或他们的思想命体中寻觅生活的灵气和智慧的光芒，或可消解我们这个世界过于厚重的生活烟尘，使之不那么刻板、不那么凝滞、不那么晦暗不明、不那么单调浮躁。或曰，分享智者的思想灵光，将使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亮丽一些、活跃一些、丰富一些、精神一些。

总之，守望一方思想的乐园，并邀请一切愿意加入思想对话的人们分享思想的智慧，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全部理由。

思想者永驻你我心中！

万俊人

1999年11月

于北京西郊悠斋

前 言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在本世纪初发生了分化，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华夏大地上发展了起来。由这一点，便能肯定 20 世纪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刚好把这一个世纪分成了前后两个 50 年。这件事，对我国哲学学科的发展，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性影响。在前 50 年，学术界引进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各种主义，甚至把他们的大师辈的人物也请到中国来讲学。因而发生了一些激烈的争论。很难说，哪种主义在当时的斗争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总的说来，是一种群雄并存、各争高下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先辈为中西哲学的交流与会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造，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留下了一批传世之作。

后 50 年，形势大变。由于政治上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领域居有统治地位。其他的一切哲学都不在学习研究之列，最多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已。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哲学

学科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似乎已经是既往的事实了，完全可以客观地加以陈述，应该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但一旦讨论这段既往的历史事实时，我们却发现存在着完全对立的看法。有的人说，前50年有发展，后50年没有发展，甚至倒退了。另有少数人则说，前50年没有什么成绩，真正的成绩在后50年。还有更多人的看法，居于这两者之间。

在我看来，这样的争论把问题简单化了。前50年有没有成绩？有，而且很大。在融合中西哲学、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方面，积累了一些十分有益的经验。有的人说，冯友兰、金岳霖等人的哲学有什么了不起，它们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吗？改变了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决不能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果。

这种所谓反驳，反映出我们有些人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1976年以前，即用貌似革命的口号来掩盖学理上的无知。本来在十年动乱后，理论界已经有了某种共识，即哲学与政治是有关系，但哲学不能等于政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此能推论出，在哲学上我们也取得了同样大的成就吗？如果能作这样的推论，哲学不就与政治等同了吗？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错误理解，在革命胜利后，教条主义思潮又恶性发展了起来，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甚一日，几乎上演了亡党亡国的悲剧。

直到十年动乱结束后，事情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即近二十年来，才有了独立性的研究。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以及西方哲学的研究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还反映得很不充分。有一个事

实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就是中、西、马三足鼎立的分工。这似乎仍然是不能逾越的汉界楚河。本来这种分工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很不正常的现象，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能消除呢？这说明几十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一切哲学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仍然被一些人奉为不可更改的指导思想。

1951年我在南京大学时，还听过宗白华先生讲《共产党宣言》。可惜当时讲的内容，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是，这可以证明当时还没有剥夺老教授研究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权利。1952年暑假，全国高校实行了院系调整。各高校的哲学系都集中到了北大。这当然是为了加强按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改造旧哲学系。一集中以后，所有的教授都失去了研究哲学的资格。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惟一”科学的哲学，而他们都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以都只能去研究历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交由没有学过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年轻人去教。不过我在本科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有幸听的是艾思奇同志讲授的。艾老在哲学上的造诣是很深的，但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批判了极左思潮，上述极不正常的封建行会式的分工似乎应该打破了。可事实上却仍然步履维艰。

其实，一种哲学是不是比其他哲学高明，不是靠政治的手段能赢得的，而是要看它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回答，即看它的理论思维的水平。否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一说，就只是一句虚假的口号。真正参与了我国目前哲学界活动的人，都不难体会到现实与口号之间的矛盾。

当然，我相信在下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仍将在我国占有特

殊重要的地位。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有特殊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下个世纪中国的哲学学科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目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如果我们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哲学学科的发展便能顺利一些。反之，则又会走一段新的弯路。因此，克服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上的误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是实践性与思辨性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说明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所以，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有人却以为，既然要强调实践性，那么，理论的思辨性便是要不得了。于是，他们就把哲学应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和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学哲学、用哲学，当成了实践性的最高表现；抽象的理论研究，则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表现。在这里，形式上，哲学与实际是紧密结合了，哲学也普及了，但实际上，哲学的理论水平却大大下降了。

在我看来，哲学是关乎形而上的一门学问，不许它抽象，不许它思辨，说到底即不许有哲学这门学问。在西方近代的经验主义思潮兴起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反形而上学的哲学。这是在思维科学及关于自然界的基本理论学科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随着思维科学和关于自然界的基本理论学科的发展，哲学中的上述唯科学主义倾向，便公开走上了否定哲学的道路。如果说本世纪以前，反形而上学思潮还是历史进步性的某种表现，那么，本世纪以来的反形而上学则是徒增混乱而已。

人和自然动物相比，他在本性上便是形而上的。无论从个体的还是从类的角度看，人类的活动，永远在追求超经验的对

象。当然追求超经验的对象，是为要在经验世界中实现它。不过一旦实现了，也就不成为进一步追求的目标了。

哲学无非是对这种追求何以可能、意义何在等等问题的反思。所以我们说哲学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的反思。这样的学问，怎么能排斥抽象、排斥思辨呢？

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可以说是思辨哲学的典型代表了。可是谁敢断定，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呢？马克思、恩格斯非常熟悉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认为他们深刻地反映了自己的时代。恩格斯甚至说，由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的演变，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进程。

抽象不抽象，思辨不思辨，是理论的形式问题，脱离不脱离实际，是理论的内容问题，这两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而且，形式取决于内容。如果要求把形而上的内容，还原为感觉经验上的具体性，这不就是取消哲学吗？

至于说到，由于把抽象、思辨等同于脱离实际，便进而要求哲学能解决经验世界中的具体问题（如各门实证科学和技术科学似的），那纯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的现象。即使带有强烈反形而上学倾向的实证主义者都没有提出过这样荒唐的问题。这完全倒退到16、17世纪去了。那时只要是探讨原理的，哪怕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也称之为哲学。那是近代科学的童年时期，各学科的分工尚不明确，很多实验材料尚不充分，难免还要用哲学的思辨来填补事实上尚不清楚的联系。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无论社会领域、自然领域还是思维领域，都已用不着思辨来代替事实上的联系了。科学与哲学的交叉是在另一方面，即由于各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结果这种分工实际上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综合了。分得越细，综合性也就越大。

因而其中有的学科，便包含有相当普遍的方法论内容。也就是说，科学与哲学在内容上出现了某种新的交叉。但是有两点可以肯定：一、随着科学认识的进一步深入和科技手段的进一步提高与完善，哲学与科学认识的分界会进一步明确，哲学的仍然要归还给哲学。二、即使今天这种交叉的情况，也没有证明哲学要去解决具体问题。相反地，却进一步证明了哲学关心的仍然是方法论。

第二是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问题。

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在人与人之间便产生了劳者不获和获者不劳的对立，也就是产生了阶级剥削与阶级对立。这一历史事实，不可能不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社会意识形态产生那样那样的影响。不过，这对不同的学科的影响是不同的，即对有的学科影响直接些，对有的学科影响间接些，也可以说，对有的学科影响要大些，对有的学科影响则小些。例如，对政治思想、政治学的影响，显然要比对哲学思想和哲学学科的影响要直接些、大些。而且，如果要具体分析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对思想是如何发生影响的，便更是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了，并不是那么简单与直接，而且往往是思想家们在创立自己的理论时，没有意识到的。

正是根据这种影响和制约关系，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它鲜明的阶级性。它不像以往的哲学似的，虚伪地宣称自己是为全民的利益服务的，而是公开宣称它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不过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全社会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亦是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这个结论抽象地看，似乎是对的。但是，有人却把这种公开的自觉性，理解为思想家是在自觉地为这种阶级利益去创造哲学理论了。

这样的理解，我以为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误解。

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的确是自觉的，但是，这些活动，有多少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呢？可以说几乎没有。甚至可以说，结果与初衷经常是相反的。也就是说，虽然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都是自觉的，但历史仍有其不依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走向和内在趋势。这才有了人文、社会科学。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也是如此。思想家在创造这种或那种理论时，他的确是自觉的，有其特殊目的的（也未必见得一定是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创造的结果，如果是有生命力的、科学的，那么，它必然不仅是思想家们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而必然是符合这个时代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的。这才使这种理论创造工作成了科学的，否则便无所谓科学了。

但是，在以往的几十年间，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混乱，把阶级性理解为思想家可以任意按自己的愿望来杜撰所谓理论，甚至还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坚定性的表现。实际上，恰恰是荒谬性的表现。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段名言，发生在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思想演变过程，实际是由思想家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不过，这一事实是思想家在创造自己的理论时并没自觉地意识到的。如果意识到了，那么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就完结了。包括哲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演变的内在规律，是按辩证的原则在前进的。恩格斯说，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当它的实际内容越是代表与反映一个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时，它在外观形式上，便越是表现为代表全民的。我把这称之为上层建筑发展中的二律背反规律。

这就说明，思想理论有很大的独立性，它不是社会存在的简单的直接的反映。相反地，思想的发展，首先要符合自身的内在逻辑。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到外在的利益对它的制约作用。如果不尊重思想的内在逻辑，哪还谈得到什么理论科学呢？

片面地强调阶级性的第一个理论后果，就是把哲学理论当成了政治理论，把哲学观点当成了政治观点。结果使哲学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并使不少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个后果是强化了仕而优则学，似乎掌握真理的多少要以官位的大小为序，官当得越大，握有的真理也就越多，这就完全堵死了独立研究的科学道路。

第三是理论思维的原创性和继承性的关系问题。

理论思维是从人类认识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或者说，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前进的。在物质生产中是如此，在精神生产中亦是如此。不要前人的基础与成果，就等于说每一代人都要从零开始，那就没有历史了。但也就无前进与发展可言了。

所以会把思维的原创性和继承性绝对对立起来，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第一是根源于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错误理解。这我们在上面已经简要地分析过了。第二是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其实原创性和继承性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原创性就在继承性中，继承性孕育了原创性。正如一个学习哲学的学生，如果不了解、不研究前人的理论思维的成果，便谈不上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只有熟悉前人，才有可能超过前人。

从某个意义上说，传统对于我们没有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人生下来便被投入了某种传统。所以传统即我们的存在方式。

问题在于一旦当我们被投入这种传统时，我们便不完全是被动地只是继承已有的东西，而是同时也在创造传统。或者说，也在发展着这种传统。因为每一代人在接受传统时的物质文化条件都是不同的，所以每一代人对传统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这种不同实质上就是对传统的新的注释、新的创造、新的发展。不管我们意识到了还是没有意识到，客观的进程一定都是如此。

因此，所谓虚无主义，无非是极少数野心家的幻想，幻想着自己才是历史的真正的开端。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想要全盘否定历史、否定传统的人，是一定要被历史否定掉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结论。

特别应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就其理论内容说，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无论如何，它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研究西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它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有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结合的问题。从政治上去看，我以为这种结合，已经取得了创造性的进展，所以在实践中我们取得了相应的成功。但是，从哲学学科的角度看，这种结合的探索，还只是开了一个头。

本书稿正是基于上述种种想法而展开的，不过我们不是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哲学史，只是就近二十年中，我国哲学界争论过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一点反思式的考察。在80到90年代，在我国哲学界曾对人、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等三大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实际上对第二、三个问题的争论，都是关于人的问题的争论的继续。在这些争论中暴露出我们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还处在开始阶段。所以，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

分别讨论了曾争论过的三个问题以外，又单独讨论了辩证法问题，并把本集子命名为《形上之思》。

2000年2月于北大中关村

形上之思

目 录

期待思想	万俊人(1)
前 言	(1)
人	(1)
关于人的几点哲学思考	(1)
哲学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	(18)
实践	(26)
关于体系之争杂谈	(26)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34)
实践与认识的预见性	(52)
主体性	(67)
主体性问题的的是是非非	(67)
再谈主体性概念	(75)

主体性与实事求是	(87)
辩证法	(97)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辩证法的由来	(99)
辩证法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映	(113)
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	(126)
辩证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137)
结束语	(148)
后 记	(150)
主要参考书目	(153)